

复乐园

① 渡边淳一

著

竺家荣译

《失乐园》中

他们以欲望为道路

获得爱的乐园

失去生的乐园

《复乐园》中

他们用宽容作准则

创造爱的乐园

畅享生的乐园

作家出版社

复乐园

◎ 渡边淳一

◎ 著

竺家荣译

作家出版社

(京权) 图字: 01 - 2009 - 1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复乐园 / (日) 渡边淳一著; 竺家荣译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30 - 7

I. ①复… II. ①渡…②竺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日本 - 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36615 号

《エ・アロール それがどうしたの》by 渡边淳一

Copyrights: © 2009 by 渡边淳一

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.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: © 2009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

本书根据角川书店版本译出

复乐园

作 者: [日] 渡边淳一

译 者: 竺家荣

统筹编辑: 陈晓帆

责任编辑: 李宏伟 袁艺方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30 × 210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10.25

印数: 001 - 30000

版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230 - 7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作家出版社：

我的十本著作由贵社这样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出版社组织翻译、出版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。

贵社将我的作品以“两性关系读本”、“医疗普及读本”与“精品小说收藏”三种系列出版，我相信此举可让更多中国读者，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，接触并了解我的作品，我对此深表赞同与感谢。

此次授权的作品中，除《失乐园》《男人这东西》外，其他均为新作或从未在中国出版过的作品。上述两部作品在与文化艺术出版社合约到期的情况下，我特别授权贵社独家出版其最新版本。

此次授权的作品还包括了我最近一个时期的随笔集，从我个人的视角和感悟，对日本社会的现状进行了直接而率真的阐述。

希望我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桥梁，对中日文学交流起到促进作用，对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，对于普通中国人了解普通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情状有所助益，若能如此，我将感到非常高兴及无上光荣！

祝愿贵社事业益加繁荣兴旺！

渡边淳一

目
录

第一章 突发事件 1

第二章 花心男人 34

第三章 多情女子 70

第四章 情色电影 107

第五章 夫妻情缘 138

第六章 醋海波澜 17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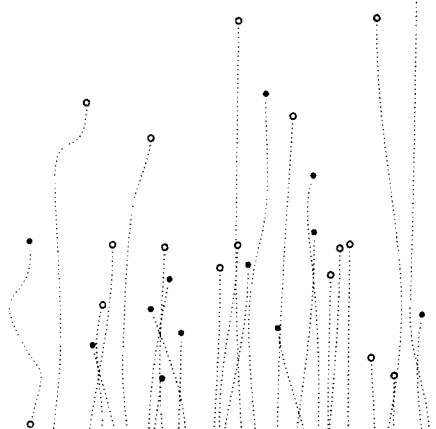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七章 自娱自乐 2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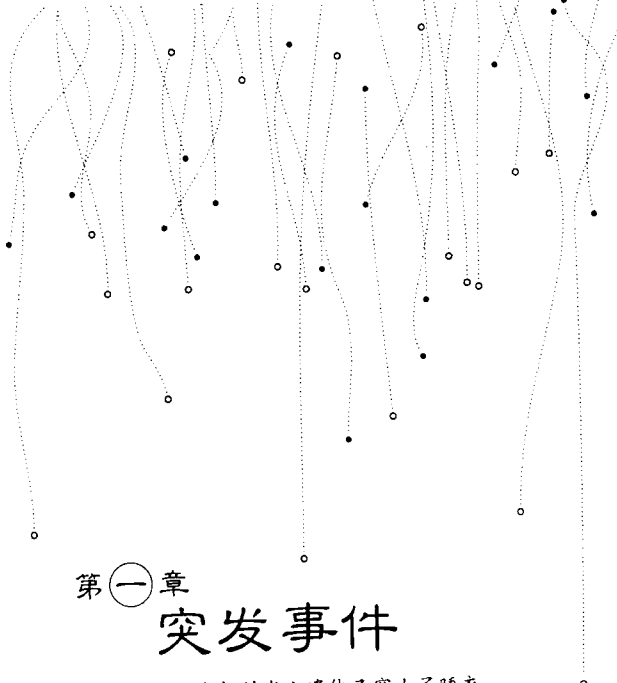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狂想曲 235

第九章 安魂曲 263

第十章 圣诞夜 292

译后记 从《失乐园》到《复乐园》 306





第①章 突发事件

只见全裸的老人遗体已穿上了睡衣，
耳朵和鼻子里都塞上了柔软的棉花。
脸朝上平躺着的老人的脸色比以前苍白，布满了死相，
但表情却很安详。

尽管一个人死去了，
这条河以及河岸的风景依然如故。
温暖的感觉、月亮的阴翳、夜晚的潮气等等
和刚才没有两样。



电话铃响起的时候，来栖贵文正在床上躺着呢。

十点刚过，来栖还没有睡觉，穿着白色吊带睡裙的麻子正偎在他的胳膊弯里。

铃声响到第三下的时候，来栖伸出右手，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。

“喂，喂……”

“是先生吧？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气喘吁吁的，一听就是看护主任小野洋子打来的。

“不好了……”

主任的声音特别尖细，与她的年龄不大相称，而今天晚上听上去格外高亢。

“堀内先生病倒了，701房间的……”

来栖眼前立刻浮现出矮胖矮胖的堀内大藏先生的面庞来。他差不多有八十二三岁了，可每次见到他时，他总喜欢右手摸着脑袋，嘿嘿地笑着，特难为情似的。



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挺和善的，就是爱对女看护动手动脚，为这事，会上还专门讨论过。

“可能是心脏麻痹。”

“意识和呼吸，还有吗？”

“没有了。”

“好的。我马上过去。”

来栖正要起身，小野主任突然压低声音说：

“先生，是那个女人来报告的。”

“哪个女人？”

“就是应招来的那个，先生允许的……”

洋子最后这句话里含着责备的语气。

“她说，两个人一起呆在房间里时，堀内先生突然死了。她吓得脸都白了，赶紧跑来找我们的。”

半年前，来栖接受了当事人的请求，允许按摩女进入其房间，但他并不了解来的是些什么样的女人。

“那女孩还在吗？”

“她想要回去，可我怕警察要是知道了，会比较麻烦，就没放她走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

来栖放下话筒，轻轻地吻了一下麻子的额头，便下了床。

“你要出去吧？”

来栖一起来，麻子也跟着起来了。其实两人才躺下不久，可现在，看见来栖急急忙忙穿衣服，她也跟着穿起衣服来。

“你接着睡你的吧。”

来栖很喜欢麻子穿吊带裙的样子。麻子三十二岁，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白色吊带裙里，显得楚楚动人，韵味十足。

“那个人，已经死了吧？”

麻子似乎听见了刚才的电话，在台灯暗淡的灯光下，不



安地仰头望着来栖。

“没事。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以前，来栖也不止一次地半夜被电话叫起来过。既然是医生，又经营老年公寓，免不了夜里被叫去。

麻子自然也很清楚这一点。

“我帮你叫辆车吧。”

“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去。”

从来栖住的隅田川边上的公寓到“Et Aiors”，现在这个时间，十分钟就到。

“有什么事的话，我打你手机。”

五十四岁的来栖和麻子之间相差二十二岁，但每个周末，一起吃过晚饭后，麻子都会留下过夜。

“那我走了。”

来栖穿了条灯芯绒裤子和开襟衬衫，一身体闲打扮。他朝麻子轻轻挥了下手，麻子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她本来话就不多，来栖很喜欢她冷静而恬淡的气质。

他坐电梯下到停车场，打开藏蓝色轿车门。欧宝车虽然不太大，但比较灵活，在交通拥挤的市内比较好开。

从空无一人的地下停车场来到地面上，只见前方横跨隅田川的X型桥拱在夜空里泛着冷清的光。

今年东京的樱花三月末就已经谢了，季节也随之提前。刚刚四月初，温暖的夜晚给人感觉像是初夏。

驶过X型桥拱的中央大桥，一直往前开，直达东京站。再往左一拐，过几条街，就到了银座。

说是银座，可这一带古老建筑多，行人又少，只有耸立在街角的一座闪烁着红色霓虹灯“Et Aiors”的高楼格外招眼。

凡是看到这霓虹灯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座华丽的餐厅或者高级公寓，其实，它是来栖创办的专为老年人服务的老年公寓。



来这儿的人都搞不懂“Et Aiors”是什么意思，所以，在大楼的入口处，摆放着解释该名称由来的说明书。

“Et Aiors”是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一句话。

当时，记者们听说总统和妻子之外的女人有个孩子后，纷纷向总统询问此事。对记者们的提问，总统只咕哝了一句“Et Aiors”（那又怎么了？），记者们就没再追问下去。

《巴黎时报》的记者专门就此事做了报道，宣称“如果其中不牵涉贪污、渎职等事，对政治家的女性交往，我们不做追究。因为男女之事乃个人隐私，对此喋喋不休未免过于庸俗”。

这所老年公寓正是本着让那些不再受工作和世俗束缚的老人们，能够快乐、随意的生活，享受人生的愿望而建立的。

也就是说，我要遵循“Et Aiors（那又怎么了？）”的精神来经营它。

写上面这个说明书的自然来栖了，起这个名字的也是他本人。

此类老年公寓一般多以“希望”啦，或者“爱”、“幸福”之类命名，来栖讨厌这些煞有介事的名字。

他想要创建一个让老人们不必介意别人的目光，随心所欲、充满朝气地生活的场所。在这里，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老人们都可以坦然面对。

这就是他创建Et Aiors的初衷，但至今不少人仍对这个名称百思不解。

来栖开车到达Et Aiors的时候是十点二十分。

虽说位于银座，但由于靠近京桥，周边伫立着很多商贸公司、出版社、各种事务所租用的写字楼。不过，到了晚上，写字楼都关闭了大门，一片寂静。

林立的高楼之中，最为耀眼的、洋溢着生活气息的，唯有Et Aiors所在的这座大楼。其实，这座八层楼的三层以下是各种公司占据的写字间，老年公寓在四层以上。

来栖在大楼前停车，疾步穿过右边的老年公寓专用入口，上了电梯。经过了二、三层到了四层停下，刚一出电梯，就看见了在电梯口等他的小野洋子主任。

“请这边……”

公寓的前台设在四层，但要在这里换乘另一个电梯去七层、出电梯往左拐，走廊尽头的房间就是701室。

来栖朝着那个房间，一路小跑，推开房门，穿过客厅，直奔里面的卧室。

正背对着来栖的女看护金子广美立刻回过头来，来栖朝她轻轻点了点头，走到床边。没错，正是堀内大藏先生。老人腹部以下已盖上了浴巾，但胸部还赤裸着。

来栖从护士手里接过听诊器，按在老人的心脏部位听了听，已经没有心跳了，又凑近老人听了一下鼻息，呼吸也停止了。

“做人工呼吸了吗？”

“做了，可是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……”

护士慢慢摇了摇头。

可能是心脏受到了相当强烈的刺激所致，人已经死亡是确定无疑了。

按理说心脏病突然发作一定很痛苦，但老人面容安详，甚至像在微笑似的。



来栖向死者合掌致哀，鞠了一躬后，问主任：

“那个女人呢？”

据主任说，死去的堀内先生刚才在房间里，是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。

而且，那个女人是从新桥来的按摩女这事，来栖也是知道的。

最先给来栖打来电话的小野主任说的“先生允许的……”那句话，很明显是对来栖允许这种女人入室的责备。

让从事色情业的女性进入独居老人的房间，的确有问题。

在每周一的全体会上，几乎所有女看护们都对这事持反对态度，男看护们也是一样。除总务长一向不爱表态外，连年轻男看护中也有反对的声音。

反对一派的主要理由是，这不仅对老年公寓里的其他居民是个困扰，也会败坏公寓的风纪。

来栖也觉得这些意见有道理，但还是下了最后的决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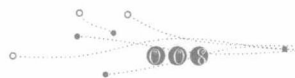
“既然本人有这个要求，就允许了吧。”

别看堀内先生如此高龄，却一直精力充沛，并且对女人兴趣浓厚。

他的夫人已经去世，自打这个老年公寓一开张他就入住了，算起来已经住了五个年头。好像一住进来，他就开始悄悄地光顾那种地方了。

他在某大银行任高管多年，给人印象是个相当古板的人，不料，从退休的那一刻开始，堀内先生就想要过随心所欲的生活了。由此可见，一旦从工作这种受拘束的环境中解放出来，男人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。

老年公寓并不限制外出自由，入住者无论去哪儿都没有人过问。只是在出门的时候，有义务填写一个外出登记簿，写明去什么地方，何时回来等等。



当然，去那种地方不必如实写上，其实堀内先生自己并没有写，只是他一向喜欢向朋友们炫耀，渐渐地那些朋友便透露给了工作人员。

“我真是吃不消啊。”

堀内先生常常挠着脑袋这么说，实际上，心里是颇为得意的。他提出叫女人到他的房间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。

一个月之前，堀内先生外出时摔了一跤，伤到了右膝的韧带，从那以后，他就走不了路，开始坐轮椅了。

摔伤之前，一直精神十足，连感冒都很少得的堀内先生，自打坐上轮椅后，背也驼了，脸也浮肿了，显得一下子衰老了。

到了这个份儿上，堀内先生对女性的好奇心仍丝毫未减，时不时摸摸女看护的胸或屁股，招致众人的不满。

就是这么个堀内先生，突然提出有事要找院长。在院长室里，他还是做出那副难为情的样子，笑着对来栖说：

“这种事，可真是不好张口啊。请问可不可以把女人叫到房间里来呢？”

乍一听，来栖以为他指的是自己的女性朋友，再一听，不是这么回事。

“就是从新桥那儿，叫来的那种……”

来栖这才明白他说的是按摩女，便问道：

“她们肯到这儿来吗？”

“要说嘛，她们就是干这个的，只要付钱……”

堀内先生相当有钱，来栖也有所耳闻。

“可是，您的身体……”

“所以，这不是才求您嘛。”

照他的说法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他的精神头儿会跟着身体一起萎缩衰老下去的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重新振作起来，



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像以前那样多跟女性接触。

“没有比这个再管用的药了。”

堀内先生的意思来栖很明白，可是，如果同意他的请求，在老年公寓里弄不好会招致非议的。

在沉思着的来栖面前，堀内先生慢慢地低了一下头，恳求道：

“请您一定要帮这个忙。”

Et Aiors的基本方针，就是尽最大努力让入住者能安享晚年，而且，要尽可能听取和满足每个人的要求。

当然，违法的事情是不能做的，除此之外，要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方便。正是由于来栖建立老年公寓时就抱有这个想法，所以，对于堀内先生的请求，他并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。

既然堀内先生那么迫切希望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

来栖这么做，还因为考虑到上了年纪的人接触异性并非坏事。非但如此，为了异性而打扮自己或肌肤相亲，不仅对老人的健康有益，还能使老人精神上年轻。这是他作为医生的经验之谈。

只是堀内先生的情况似乎事与愿违，不，应该说是运气太差，正和女人亲热的时候，碰巧心脏病发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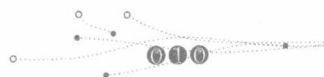
即便为这事受到大家责怪，来栖也不会退缩。

来栖跟在小野主任后头，一走进堀内先生房间，就看见一个女子低着头坐在客厅里。她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穿着白衬衫和白色蕾丝边短裙，看上去，不像是个按摩女。

面对这起突然死亡事件，她的心情好像还没有平静下来。一见来栖进来，就腾地站起身，慌忙低下了头。

“坐吧，坐吧……”

来栖用手拍拍她，以免她太紧张。



“辛苦你了。我是这儿的院长来栖。”

女子很惊讶地抬头看了看来栖，原以为会受到一番呵斥呢。

从正面看，虽然她的头发染成了茶褐色，妆化得有些浓，胸部也很丰满，但眼睛里还残存着天真。

原来堀内先生喜欢这样的女人哪。来栖对着还没有从惊讶中回过神来的女子点了点头，安慰她说：

“你一定吓坏了吧。这不是你的责任，放心吧。”

“请问，他是不是死了？”

“很遗憾，好像是心脏不好。”

来栖朝旁边的小野轻轻地眨了一下眼，示意她出去一会儿。考虑到涉及敏感的男女之事，女性还是不在场为好。

主任脸上闪过一丝不悦，但立刻出去了。看着她出去后，来栖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并示意女子也坐下来。

“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……”

女子双手放在膝上，垂着头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Lika。”

来栖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，不过，问她恐怕也只知道日语字母。

“你是哪个店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不会告诉警察的，请你如实告诉我好吗？”

见Lika的表情松弛了一些，来栖进一步解释起来。

“我是个医生，只不过想要了解一下那位老先生去世时的情况。”

Lika多少放了心，低声答道：

“新桥的，彩虹。”

来栖虽然知道新桥那儿有这一类店，店名却是第一次



听说。

“堀内先生去过那儿好几次吧？”

“我不太清楚。”Lika终于抬起头来，看着来栖说道，“这次也是因为阿朋来不了，才叫我替她来的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那个叫阿朋的是堀内的相好了？”

Lika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那么，你是第一次来这儿？”

“是第二次。”

来栖听看护说，差不多每周一次，有女人到堀内先生的房间来。

“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他突然不舒服时的情况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简单说一下就行。”

“我什么也没干，只是……”

Lika说到这儿，低下头去，不吭声了。

所谓异性按摩，具体做些什么呢？来栖没有做过，说不清楚，只是从一些年轻人那儿听说过。

据他们说，按摩女只是靠近客人身边，用手的技巧来使客人满足，并不发生性行为。当然，这种时候，按摩女几乎是全裸的，让客人饱饱眼福，偶尔也让客人触摸她们身体的某些部位。

没有真正的性接触，光靠手上的技巧有什么意思呢？然而，此类按摩简单易行，既不用担心得病，价钱又便宜，所以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。

难道说，堀内先生享受的也是这一类服务吗？

不管怎么样，为了填写死亡诊断书，有必要再问得详细一些。

“现在不是调查取证，所以请你实话实说，好吗？你进房